

当代长篇情感小说

半生家 (下)

Ban Sheng Zhong

人到中年埋座半生家重新上路，
这时你才成了你自己、自己的上帝！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卅四 / 著



半生家

(下)

世国 /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半生冢 / 世国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3.10

ISBN 978-7-5387-4382-1

I. ①半… II. ①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1319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杨迪

装帧设计 陈阳
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半生冢

世国 著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×1000毫米 1/16 字数 / 1022千字 印张 / 42

版次 / 2014年4月第1版 印次 /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65.00元(上下册)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 录

上 部

序	曲	青春圆舞	003
第 一 章		人间烟火	034
第 二 章		重塑人生	051
第 三 章		别样年华	078
第 四 章		祸不单行	111
第 五 章		魂不守舍	152
第 六 章		三凤求凰	180
第 七 章		解读婚姻	205
第 八 章		西行漫记	229
第 九 章		粉墨登场	251
第 十 章		人在旅途	285
第 十 一 章		红尘难当	312

下 部

第 十 二 章		顺水推舟	337
第 十 三 章		满目疮痍	360
第 十 四 章		人生苦旅	402
第 十 五 章		现代苏三	427
第 十 六 章		追寻母爱	455
第 十 七 章		红楼遗梦	478
第 十 八 章		缘尽沈阳	508
第 十 九 章		天国仕女	544
第 二 十 章		生命交响	569
第 二 十 一 章		天涯末路	594
第 二 十 二 章		劫后余生	622
尾	声	古槐绝唱	657

下部

第十二章 顺水推舟

她心里不是味儿，却勉强说：“可以。”户口本上的关系还在，没有感情，哪怕是强奸——不得受着吗？在这块土地上，那是合法的呀！性是血肉，情是灵魂，又不是十分讨厌他……况且，爱之短命、情之失坠、婚厦将倾，也不仅是他一手造成的呀……

道义上、礼节上，古月华都愿意对司建平的受伤负些责任、做些补偿，而唯一能做的，是每晚送些滋补营养品到医院——无可奈何。有王老师在场，她不怕闲言碎语。

母亲和娟子支持她的做法，一方面感谢司建平的宽容，另外考虑他毕竟是古月华的领导，何况是她出钱，她们出力。

这天下班后，古月华急急忙忙奔回家。婆婆有几天不爱吃东西了，闷闷不乐，像是患了抑郁症。她做好晚饭，端上桌，与婆婆共进晚餐——

“这几天厂子事挺多，设备出了点儿故障，正在抢修，今晚上还得去看看。”

婆婆头不抬眼不睁只顾吃饭，像是没听到儿媳说话。

“现在这工人不比从前了，不看着就糊弄。”儿媳说。

婆婆停了一下，又接着吃她的饭。

“妈，您是不是生病了？明天我请个假，领您去看看医生？”

“我啥病没有。”她放下碗筷，往前一推，“这青山不在家，哪有婆娘天天不着家的？”

“妈，这几天冷落了您，别生气。这一段儿过去就好了，您再吃点儿吧？”

“不了，气都气饱了，”婆婆唉声叹气回她房去了。古月华也吃不下去了，心口堵得慌。镇定了一下，起身收拾碗筷。收拾完毕，洗了把脸，之后出门去了娘家。

院子里有人吵嚷，是母亲：“快放下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别胡来！”

“他算什么！锯块板儿供起来得了，送鱼送肉的，我媳妇还没吃着呢！”大军在喊。

古月华紧走几步进了院门——大军正从母亲手里抢菜锅，母亲死活不松手——锅盖滑落，汤溢了出来。她见状大喝：“住手，谁也别抢了！”

母亲松开了手，她手腕处给鸡汤烫红了，疼的直咧嘴，眼泪也流了出来：

“这小牲口，今个又犯病了，快看看吧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”她哭诉着进了房。

“大军！看你把妈气的，还不快端回去？”古月华在命令。

“端什么……端医院去得了，我看他敢不敢吃！”他狠叨叨地说，往外便走。

“站住！你今天要是出了这个门，我就不认你弟弟！你往外走？”

走了两步，站住了。“姐，你们都是贱皮子，越受人欺负，越溜须，这有多窝囊。”

“真不懂事，这是为你消灾解祸，谁让你犯在人家手里……”

娟子手拿饭盒、勺子，腆着肚子走了出来：“大军，别闹了，一会儿都折腾凉了，快听大姐的？”大军瞪着妻子：“咳，你们这些没囊没气的。给……给给！”他半蹲着把锅甩在了地上——一锅鸡汤洒了大半。“走了，就算我没回来！”气呼呼出了大门。

古月华怔在那儿，不知冲谁发火才好。“大姐，你看看这咋办呀？”娟子说。

“算了，收起来洗洗，自个吃吧。真是太不懂事了。”她无奈地说。

古月华在街上买了两听午餐肉罐头，送到了病房——必须这样坚持下去。

“月华呀，你这是不是在逼我出院呀？”司建平的伤好得差不多了。

“你大哥说得对，不要这样了，月华。他那么大的一个人，这会把他惯坏的。还这么浪费。”王老师收下了礼物，“最后一次。”

“我不能不管，”古月华说，“总是有些责任的。”

“责任感太强会累坏的。现代人，拿得起、放得下才行。”他目光中满是温存。

“建平呀，绷带该换换了。来，你坐下。”王老师在床头柜中拿出纱布和剪刀。

“不用了，医生说明天可以全拆下来了。”

“明天说明天的，你看这都很脏了。”她边说、边把司建平按在床边，动起手来。

王老师手很利索，又很轻柔，像个有经验的护士，更多的是将妻子对丈夫的爱注入了操作中。古月华被搁在一旁，成了多余的人。能为丈夫做点什么，哪怕是个受伤的丈夫，也是种享受——她感触颇多，夫妻一起生活恩恩爱爱、该有多好……几年来冷落了青山，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春节回来一定好好待他……啥时候能调回来呀？

一圈圈将旧纱布打开，后面有块被血渍粘住的地方，她将胳膊环住司建平的头，在他头后用剪刀轻轻地剥离。两人配合默契，她下颌贴在他额头上，司建平眯着眼睛——乍看去，像一个女人正在亲热她的宝贝孩子……

古月华顿生醋意，她感觉到了，心底爬升起一股淡淡的失落带来的伤感。

最后一圈纱布拆下来了，伤口消了肿，没有感染，基本愈合。她放下心来。这时，王老师回转头，用一种毫无表情的目光盯了她两秒钟，什么没说，又继续做她的事。

社会上的传言，门卫后墙的小字报……她很在乎王老师对这些事情的看法，生怕伤及无辜，总想找个机会同她说明一下。而此时此刻，完全不合时宜。她想尽快离开这尴尬之地，“真好得差不多了。我该走了，太晚了。”她看看表，说。

“不坐会儿了吗？我送你。”王老师放下剪刀，礼节性地把她送出病房——

“都挺忙的，别过来了。”分手时，她说。古月华一句话也没有。

街灯昏暗，冷风飕飕。自行车前胎又没气了——从来没这么狼狈过……

难道我真的理亏吗？她暗想。宁人负我，毋我负人，她一直以这样的信条生活着，自信对得起天地良心，对得起任何人。可前路却越走越窄、越来越不平——厂子里无处不在勾心斗角，桃色新闻铺天盖地如鬼魂附体，对司建平敬而远之，却千丝万缕总是躲避不及，家里婆婆误解，实在难于沟通，青山远在天外优哉游哉、乐不思蜀……为这个家，她放弃了很多：图书馆很少去了，文化馆几乎无缘，同学、旧友很少走动，支撑她情感世界的那几个男人也渐渐淡漠了……乏味，天人相分！是否该换个活法？她想。

街上开始有了人力车，像骆驼祥子……或许不久还会有卖唱的，卖艺的，擦皮鞋的……世界变化太快了，也许外面都这样？

急忙出来忘了带钥匙，敲了十分钟的门还是没有回应。她支住自行车，踩着货架爬进了院子——房门也是紧闭的，敲开之后，婆婆只扔出一句话：“死哪儿去了？”

古月华一声没吭，走千里万里也要回到这个地方来……

床是冰冷的，靠自身体温取暖——人永远得靠自己。

家，给了她恬静，却也将她拘束起来，与世隔绝。岁月无痕，青春正在日渐消蚀，年轻时，那些心灵深处常常浮起的创造欲望和生活激情也渐渐淡去。环境冰封，心如止水……年过三十却仍一事无成。一种对生活无名的恐惧袭上来，撕裂了她的灵魂——拉开灯，试图用光明驱走那恐惧，但是没用，一个冰冷的世界就现实地摆在眼前……本能地往被子里缩了缩，心底充满了无限悲哀……她所设想的生活本不该是这样子。似乎一切该重新认识，找到一个切入点，看看能否改变一下，不能坐以待毙——一夜无眠。远的没法说，她给自己定了现实目标：决不再虚度每一天——虽然，这有些空泛。

一整天都处于亢奋之中。落实了检修计划，接待了局质量科对全面质量管理的检查，又审核了几份图纸。下班前，她计划好了晚间的活动。善始善终，这是她做事的原则。她炖了只鸡，分出一半，其余端上了餐桌。

“咋想起炖鸡了？”婆婆有些兴致。

“妈，您年岁大了，该时常补补身子。”她只是喝点汤，把鸡肉夹给婆婆。

老太太撩起眼皮：“青山有信来了吧？”

“信？”她怔了一下，“没有，两个多月没信了，可能是工作忙。上封信说，要借到别的井区工作一段时间，可能那地方偏僻，没有信箱。”

“这孩子，婆娘不顾，娘也不顾，在外边野上了。邮钱来也该写几句话呀？”

“钱也两个多月没邮了。”她也觉得奇怪。

“你上邮电局看看，是不是邮丢了？”

“不会邮丢。还是他没邮。”

“咳……”老太太长吁一声，“儿大不由娘啊，像个没家的野小子，这是咋啦？”

“妈，您别急，明天我再写封信，问问情况。不会有事。”话是这样说，心里也嘀咕。“妈，有个工友住院了，关系不错的。今晚我去看看，送点儿鸡汤去。”她似乎随意说。

“去吧，早点儿回来，这街上乱。”

“不要紧，习惯了。”她边收拾桌子、边看了眼婆婆，正巧与婆婆的目光相遇，她勉强一笑：“您吃好了吗？”婆婆没回答，怔怔地盯着她。避开婆婆的目光，心中隐隐不安。

赶到医院，病床空着，值班护士说患者还没办出院，可能是在楼下散步。

楼下树墙边，司建平果真在那儿。见她走近，他说：

“你看看，明天就出院了，咋还送东西？”

“善始善终，最后一次。王老师呢？”

“回去了，烧烧屋子，带回点儿不用的东西，没必要整夜陪着。我让她明天来。”

“您趁热吃吧，找个地方。”不远处有个靠背长椅，一丛矮树前，“去那咋样？”

“吃不进去了，晚饭吃得很饱，倒是可以坐会儿。”他会意。她感到有些累，便随他

一同过去，坐下来。“人生莫测，贪上这么点儿灾……”他指他的伤。

“偶然中有必然，自找的嘛。”她谐谑了一句。

“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，干巴巴什么劲，”他望着不远处花坛的枯草说，“那天喝多了点儿，可也没什么过格的，你那个弟弟也真冒失，他这脾气要是不改，迟早会出事。”

“谁管得了哇。自己的路自己走，走出泡自己受，多余把他要出来，他还一身理！”

“能不放吗，谁和谁呀……这要不是自家兄弟，我才不管呢，另外，还是息事宁人的好，也不是什么光彩事。况且，我哪有时间跟他缠。”

“还是你明白。”

“他那公司办得咋样？倒点儿焦炭还真是条路子，看来挣点儿钱不难。”

“能好吗，挣一个花仁，整天夹个皮包吃吃喝喝，能办啥正经事。”

“你可别小瞧年轻人，脑子活着呢。这机会多好，政策多宽，不比上班强多了。”

“咋说也不是正道。”

“你总强调正道，啥是正道？挣钱就是正道。谁不为了挣钱？你的观念该改改了。”

“难，我不承认观念落后。真正有价值的，应该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，为了自身利益，也给社会造福，这才能长久。没有意义的事我不做，这是原则。”

“死守着原则不放……愚昧！啥有意义没意义，你得了吧……人结婚有意义吗？”

“结婚？当然有意义。如果家庭退出历史舞台，那社会将乱作一团，谁能管理？”

“一己之见。许多资料证实，西方发达国家、三分之一以上家庭正在或已经解体。婚姻正在走向开放，家庭面临危机，但社会照常运转。人性的解放，个性的张扬，能提高社会的创造能力，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进步。家庭，不过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，像任何事物一样，它也有发生、发展和衰亡的过程，而现在，已经到了该衰亡的时候……你说呢？”目光炯炯，似乎在求同感。

“我不同意。那毕竟是发达国家。我们生产力水平这么低，封建积淀又是那么深厚，或许二百年后，家庭才能完成它的职能。即使到那时，家庭也还是有存在的必要。”

“不开窍！”他盯着她，“就一般的估计，中国的家庭百分之八十都不存在爱情，仅仅表现为合法的淫乱、盲目的人类再生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这样的职能。从习惯自然，靠封建性维系，赖惰性支撑，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。就像……你的和我的家庭。”

她甚是震惊！不想将这话题继续下去：“快黑了，咱们回去吧？”

“你怕黑吗？怕我吗？”他目光咄咄逼人。“难道你没考虑过优化组合？不向往那种和谐温馨、自由的婚姻？”

她的心在抖。“求你了司大哥，我不想谈这些事情，还是回病房吧。”她站起身。

“坐下！”他拉她坐下，“你怕我吃了你不成？”

“当然不怕。可这像清晨的露珠——怕见太阳，我是怕这个社会吃了咱们。”

“这就好办。这仅仅是个自信心问题。去天涯海角咋样？”

她明白他的意思。“你越说越过分了。面对现实吧，先生，这可不是儿戏！”

“难道你没想过？”他很固执。

她感受到他的体温、他心脏的频率，禁不住战栗。她说：

“你太自私，如果把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，那还叫人吗？”怪自己嘴笨，越说越顺着他的意，她怀疑内心深处早成了他的俘虏，像个受惊的白兔，在那筛糠……

夜幕淹没了善恶美丑，把人类的欲望放纵——他肆无忌惮地倚着她，悄悄抓起她一只

手，抚摸着或冷不丁捏一下：“别动，让我们都找找感觉。”他轻声说。

她内心很复杂。应该给些回报，补偿日积月累对他的亏负，哪怕情感上的施舍——也合乎道理。同时，他也是个血性男人，一个才华横溢、风度翩翩的男人，一个精力过盛、风流倜傥的男人——她太过寂寞了，需要温情。但是，他同时又是只老虎，久而久之，非把她吃了不可，尤其在饥饿之时……不能再放纵自己：

“好了好了，收手吧，我们不能这样！”她很坚决，执拗地抽回手。“汤都凉了，你拿上去热热再吃。我必须回去了。”说着，站起身离开了他。

走出医院大门，顺着外墙跑了百十米，站下来，呼哧呼哧喘气，心想：这是怎么了？咋能无动于衷？这般放纵他，今后咋办？他是个不达目的、决不罢休的人，一个难缠的主儿。她怪自己反应迟钝，对生活不严肃。也知道那一刻的感觉：放纵，拘束，十分美好，又心存忌惮……这体验是自然的，也是必然的，是心灵深处两个自我争斗的过程，是自然人与社会人倾轧的过程，是人性与罪恶的一场表演，她不知为此将要付出什么代价，惴惴不安。走了好远，想起自行车还在医院楼下，猛一惊：这是第一个代价！

返回医院，打开车锁，晃晃悠悠骑了上去……她怀疑自己是否真就是个坏女人——没脸没皮，趋炎附势，拱手相送，还人前人后装正经？不，是李青山的罪过！他要是在身边，能带给她起码的满足……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——她把罪过归咎于他，为自己寻回了一丝安慰。这也不算什么，够可怜的了，宽慰着想。我真傻……有时，她又这样想。心底，她还是忠实于自己的爱情，尽管这爱情表现出疏离的形式，她还是热衷于自己的生活，尽管这生活有些支离……因为这些都是她仅有的财富，是唯一属于她的，应该万分珍惜的。这些日子冷落了婆婆，心里不免些许愧疚。她想往后对婆婆再好一些，试着去理解一个老人的思维方式、习惯想法，多为她想，使她顺心些，这样才算孝道。她还想尽快解决两地生活问题，尽早把青山调回来，哪怕是付出再大代价，这是必须做的。

年轻时的那些征服自然、征服世界、驾驭生活的雄心壮志早已灰飞烟灭，虽然余温尚存，心底一千个不服，可有什么用……安身立命，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这里的逻辑关系、客观规律绝不容违背！上不着天，下不挨地，空落无助……太难了，事业、家庭、爱情……一事无成，怎会如此悲哀呢？她不觉得自己犯了多大错误、有多大偏差，因为一直都在自省、自持、自控之中。但永远不要放任自己、亵渎生活，否则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。再拐个街口就到家了……起风了，她意识到了初冬的寒气，加快了速度。

下了车，大门洞开——夜间从来没有过的事。院子里一片漆黑，只有风在篱笆间戏谑，传来阵阵撕扯的声音。不远处，邻居家的狗在蔫吠。一颗流星划过夜空——房门也是开着的！这是座阴宅——她不禁抽了口冷气，心里敲开了鼓。

“妈，妈，您在屋里吗？”她不敢大声喊。屋里没有一点回应。“妈，您在吗？”她躲在门后，探头对着走廊喊，断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……还是没有一点儿声响。她镇定了一下，乍着胆子悄悄进了屋。打开灯——婆婆在地中间坐着，一副怒不可遏的神情：

“你还知道回来？”婆婆几乎在喊。

“妈，您咋不开灯？吓了我一跳，出了啥事吗？”

“你说啥事，上哪去了？”

“我不是说上医院吗？”

“我知道上医院，我问你都干啥了？！”

“妈，您都想哪儿去了，就是去看一个病人……”

“看谁？叫啥名？”

“看……”她支吾着，“谁、您也不认识。妈，您就别多心了。”

“说得轻巧，我老太婆也不瞎，今天你要是不说实话，咱……咱们就别过了！”老太太又气又恨，眼睛冒火，一副决战架势。

“妈……”她打量了婆婆一眼，发现她手里攥着手电筒，鞋上满是泥土，心里顿时格登一下。避开婆婆的目光，她说：“妈……你去医院了？”

“和你妈一块儿去的……你还有啥说的？”

“我也没干啥……无话可说。”心，掉进了无底洞。

“好，你说咋办吧？不守妇道，背着青山你都干些啥哟……”她吟泣起来。

她觉得没法说清楚，便说：

“妈，也就是和同志谈谈话，您别小题大做。这么大岁数了，放省心不省心。”

“住嘴！”婆婆止住呜咽，把手电筒当成武器，指着她——“做吃做穿供你上班，再苦再累我没含怨，可你……让我这老脸可往哪搁呀……”她涕泗交流。

“妈，这是观念问题。出去工作男女总要打交道，上下级也免不了谈些事，您别往歪了想呀……这都是正常的。”老太太还哭。“妈，您一时也听不进去，快休息吧。我明天再向您解释。这么大岁数，身体又不好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没法向青山交待。”

“别说了，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天呀……我可怜的儿呀……”一口气没上来，婆婆向后栽去——“上帝呀”！古月华惊出一身冷汗，赶忙扶住婆婆。“妈，您醒醒，妈呀，您别生气……”边晃着婆婆肩膀，边抚摸她的后背，还是没什么反应。急中生智，她将婆婆轻轻扶坐在沙发上。找来几个邻居，门板做担架，把老太太送到了医院——

急诊室里，婆婆在接受滴注。医生说无大碍，很快就能醒过来。她这才稍许放心。

邻居们都回去了，那个值班的小护士也趴在桌上睡着了，房间里空荡荡的，悄无声息，只有墙上那个老式挂钟发出滴答的响声……

古月华睡意全无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怔怔地盯着那滴滴下落的药液发呆，处于一种无欲无念、无思无虑的迷离状态，仿佛天塌地陷之前，人们不知该想什么、做什么，惶惶然等死一样——她等待命运来安排。

或许过了许久，她被人拍醒，拍她的人发了顿牢骚：“怎么搞的，药都没了，也不看着点儿。我看你不像他们家的人！”护士边换药瓶、边喋喋不休地说。

“谁说不像？”她声音很轻，自言自语，“哪儿不像……本来就是一家人，一个锅里吃饭都好几年了。”她审视自己的心。护士微微一笑，转身出去了。

又一个清晨来到洪洞——它牵来了云雾迷蒙的苍天，黄尘飞扬的大地和入冬以来第一场随风翻卷的飞雪。气温降了许多，给没准备好过冬的人来了个措手不及。来上班的医生、护士们都议论今年冬天来得早、冷得很，似乎很反常——可人们只能被动接受它。

药里有镇静剂，婆婆还没醒。门口传来一个年轻大夫的叫声：

“谁是李王氏，李王氏是谁？”她猛地想起是叫婆婆的名字，便走了过去：

“她正用药，我是她家人。”

“办住院手续，再晚就没床了。”年轻大夫打量她。看看还有半瓶药，她跟他去了医生办公室。“交两百元押金，观察几天再说。”医生把住院手续递给她，“交款去住院处。”

“可……”她摸摸口袋，“半夜急着出来，没带那么多钱，您能不能把这个床先给留

着，不出一两小时准能交上？”

医生又一次端详她，似乎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当厂长的不带钱？”他晃了晃头，“没见过。”他直视着她，她回避。他又说：“好说，您的事我乐于关照。”他笑了。

“您认识我？”

“当然。自从五年前的那次演讲会……我就一直在关注你。”

她心里很舒适。“您真是个有心人……贵姓？”

“免贵姓江，江朝晖，您就称我江医生好了。您真得快点儿办，这一入冬，患者排着队住院。就早晨一阵儿……下午是绝没有床位的。”

“我马上就去，先谢谢您了，江医生。”她投去美好的一瞥。

“等等，”她刚走到门口，被他叫住了，“这样吧，你看这瓶药打完了告诉我一声，我领你去先住上院，然后再交钱，省得你着急。”

她又给了他一个微笑。点点头，心存感激走出房门。江医生真是负责任，直到把老太太安顿好，这才回去工作。“你现在写些啥东西吗？”临分手，他问。

她晃晃头，苦笑着说：“没有精力，环境也不好，让您失望了。”

“不要紧，一切都会好的，生活不会亏待你。”

“谢谢你的祝愿……谢谢关照，我会记得您的。”心底萌生了个意念——他是知音。

婆婆一句话不说，饭也只吃几口，似乎是郁满胸腹，气饱了。她很愁，巴不得她早些好起来，早一天出院。对于病人，医院就是家，舒心又放心——凉丝丝的听诊器、体温计……轻轻的抚摸、叩动，每一天怀有的希望和对健康未来的期待，还有临床那一脸童真的小患者、连同他的胡子爷爷给讲的童话故事。而对陪护者来说，医院比地狱好不了多少——没日没夜的疲劳战役，颠倒黑白而紊乱了的生物钟的折磨，水一样流失的金钱、时间，还有那无时无刻不在撕扯心灵的牵挂所致的心理压力……每一天都是漫长的，痛苦的，每一天都天昏地暗。她想通知青山的姐姐，又怕说不清是非，便算了。

婆婆在入院第三天上午开了口：“拍电报，让青山马上回来。”

电报是拍了，可就是不见回音。一个人照顾病人有些力不从心，要不是王敏和江医生的帮助，真不知这些天咋能过来。王敏仍然独身，住在厂子里。她同高生恋成了持久战，好一段，歹一段，说不准谁的毛病。高生决定，啥时回临汾、啥时再结婚，这可苦了王敏。散吧……不认可，处吧……真上火，就这么没年没月地耗着。她很瘦，最近又常常胸腹痛，到医院一检查，说是患了胰腺炎，所以近来常跑医院，虽然身体不好，但毕竟独身一人，有许多空闲。她与古月华处得像亲姐妹，把她视为精神导师，遇到困难便找她想办法，当成了身边可以信赖的知心朋友。当古月华遇到困难时，她便主动请缨参与进来，为她看家，换班看护，还通报一些厂子信息。古月华十分感动，心想，等婆婆出了院，找时间同高生认真谈谈，争取尽快结束王敏的煎熬。

“好事多磨。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”王敏乐呵呵地说。

“夜长梦多，你别不着急，万一出了差错……赔了感情又空耗青春，到时看你咋办？”

“月华姐，最近我发现高生有些急，抓耳挠腮的。我想，最迟也不会过明年中秋。”

她刮了下她的鼻子：“但愿如此。”……

她以为江医生比她小，像个稚嫩的大孩子，她错了——他竟年长她一岁！江医生说能搞到点进口药，她取药时，他们聊了起来——“不过面相上看，你与实际年龄绝对不符，

至少没经过艰苦的生活磨练。”她似乎很有把握地说。

“太主观，”他被她盯得有些羞涩，“难道生活的经历非得写在脸上？”

“那是一定的，无法回避。它会毫不留情地刻在人们脸上——那是沧桑的写照。”

他晃头：“不，不，你完全错了。人的脸、人的面相应是心灵的写照。只要你心不老，永远对生活怀有虔诚的希望，你就会年轻。”

“那不是唯物论。”她反驳说，“没有病，不会死人，不经风雨，不会成熟，没有艰苦环境的磨练和坎坷的心路历程，也才显得年轻。至少人们无法抗拒生命的进程，时间永远会留下痕迹，这是生物规律决定的。”

“你的逻辑思维有些混乱，”他肯定地说，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人的意志可以推迟或延缓生命进程。那是一种境界，不是常人可以达到的。”

她觉得他有些内涵，开始正视他：“你是说人们可以抗拒生物规律？”

“是的，每个人都在抗拒，抗拒自然与社会对生命的侵蚀，抗拒衰老，这是本能的。而到达那种境界时，才是最有效的抗拒。”

“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？”

“忘我。”他认真盯着她。

“详细说说？”

他笑了。“很难解释清楚。如果你感兴趣，我简单说说，相信你会明白——

“大千世界，芸芸众生，忙忙碌碌，周而复始，为些啥？除了基本生存条件外，更多的是为名利、欲望，为那些似乎看得见、却难于够得着的东西。够不着，还想够，够着了，还想够另一样，够来够去，着急上火，一直到老、到死——就这样，走完了悲哀的一生。追名逐利，求欲求望，永远为那些难于企及的东西劳心伤神，长期处于饥渴状态，生命也便一天天枯萎了。这道皱纹是为长工资、升职留下的，那道皱纹是家庭不和、孩子操心的代价，喜怒哀乐印上了鱼尾纹，生老病死刻上了抬头纹，苦闷与绝望又创造了眉心纹……半辈子拮据盼花了眼，半生的冤屈恨掉了牙，终年的不如意熬白了头，临了两腿一蹬，两手空空，为了啥？为了谁？只有健康是自己的，生命是自己的，是唯一值得珍惜的。我并不反对追求，只有追求，人生才有意义，但追求要切合实际、力所能及，要有客观现实性，否则，任何不着边际的追求都是在无端挥霍生命。和自己过不去——那是傻子才做的，悲哀的是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那种傻子，都迂腐，所以也才打上了沧桑的印记。不是你的你别要，不该你急的你别着急，清心寡欲，永远保持平和心态、平静情绪，多奉献，少索取，修路铺桥、积德行善，对这个世界永远心存感激、充满爱心，这才是养生之道，才是生命的真谛，才是我们保持年轻、保持生命质量的那种境界。你认为这观点有道理吗？”

她并不回答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……

“有什么奇怪吗？”

她笑道：“如此成熟练达，你怕是有五十岁了——四十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。你似乎看破了红尘……可你真以为到达那种无欲无求的超然境界了吗？”

“差不多。不然怎么显得这么年轻。”他很骄傲。

“人往往有两面性。不知你这些人生经验是怎么来的……比如你的生活？”

“一定得让你认识我，交心嘛！”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的经历……

江医生有过美好的童年、少年时期。那时候，他父亲是县商业局的副局长，母亲在

国营企业工作。身下两个妹妹，连同年迈的奶奶，一家六口人生活得十分幸福。后来他父亲在“文革”中出了事，奶奶一急，老病复发，不久便撒手人寰。母亲含泪送走奶奶，带着三个孩子苦苦度日。七二年，他随知青大军随波逐流来到乡下，开始了头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。母亲有久治不愈的结核病，累一点、气一点就咯血，他最惦记的就是母亲。一九七六年春天，父亲刚刚回城，母亲病倒了，患了肺癌、且到了晚期。父亲执意送她去北京手术，母亲死活不允，强调家里没钱，结果可想而知。送走母亲，他怀着巨大悲痛又回到那个小山村，重复那没完没了的春种、秋收。知青一批批抽走了，只剩下他和一位叫舒女的女知青。一屋一个，牛郎织女……理想一天被蚕食，生命的火焰渐渐熄灭，黄土高原的扬尘铺天盖地，灰暗无光的日子无尽无休……七七年十月，他参加了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次高考，只因没做好准备，落榜了……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破灭了。

初冬，风雪寒夜，就在他行如枯槁、万念俱灰的时候，舒女敲开了他的房门：

“我那屋太冷……”她眼巴巴瞅着他。

他犹豫了一下，一句话没说，紧紧抱住了她……

第二年春种的时候，舒女说她怀孕了，这给了他不小的震惊！他当机立断，找了邻居家大嫂做媒，为他们主持了简单的婚礼。他没告诉父亲。

“好几亿农民都在农村生活。我们有体力，有文化，也是普通人，咋就不能生活在农村？”舒女总是这般开导他。而他，绝不安于命运！经过认真准备，七八年他考取了省医学院！他把结婚连同中榜的消息一并通报了父亲，恳求父亲原谅。父亲以他的人生阅历，理解、原谅了他，并把舒女接回家里。一九七九年，妻子在生下一个儿子后，也考上了大学。她把儿子留在娘家，奔自己的前途去了。从此，二人真的牛郎织女了。

他毕业前夕，收到舒女一封信。在回忆了那段艰辛却不乏美好的生活经历后，妻子直截了当地提出解除婚约、重塑自我。她在结论中说：“那是一个十分美好、却是不成熟的选择，是在特定环境下不该涉足的误区，是既普通又自然的从众行为，是盲目放弃自由的童话故事。”至于女儿？她让他决定。

他不想放弃，便回信说：“难道没有续集？或许你放弃的是座待掘的金山……”

“我不要金山。我这儿有一座宝库，人类灵魂的宝库，我要开掘他。”

他放弃了妻子，收回了儿子。不久，舒女同她的老师结了婚。据说那是个很好的人——他祝福他们。

“宇宙是美丽的，流光溢彩，气象万千——不知我属于哪个星座？”江朝晖意味深长地说。他的故事令她好激动，却似乎在讲着别人的故事——平和的脸上微微泛红，深邃的眼波缓缓流动，坦荡的神情透着达观、才智和他坎坷经历中积淀下来的人生经验。

她希望他能幸福——他应该属于那个十分遥远、异常美丽的织女星。可她却说：

“你不属于任何星座。宇宙是属于你的……你就是上帝！”

“我只能主宰自己……这已经足够了。”他陶醉在自我欣赏的满足之中。

“是的，很少有人到达这般境界。”她折服了。他的独特经历，他对生活的感悟，他朴素的人生观以及超脱现实的能量，无不她灵魂深处产生了巨大震动。相形之下，意识到自己的经历、处境，禁不住一声悲叹。

“或许女同志都多愁善感？”

“你是说我吗？”她感到脸在发烧。

“还能有谁？”

“当然，这里没有冷血动物。真不知你还有这般坎坷经历。不过，过眼云烟，都已成了历史。我很欣赏你的达观，或许这是你保持青春的秘诀？”

“是的，人都该是这种心态。胜不骄，败不馁，慎独、达观，以平常心面对生活。无论何等变故，无论多大困难或挫折，只要你尽了十二分力，只要无愧于心，就可以了，然后是等待命运的安排，并且心地坦然地接受这种安排，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。当然，该努力时必须努力，不放弃任何机会，至于结果，不要苛求太多。”

真服了！对他的人生哲学没有任何异议。她不时打量一下他的英姿，禁不住怦然心动：自由之身！在茫茫爱河中寻觅他的星座？一个六七岁的男孩……她思忖着。

她给自己找了无数个理由，去偷窥他的身影。尤其喜欢他躬身为患者叩诊时那专注的神态、轻柔的话语——医者父母心。她喜欢敬业的人，感佩他们的创造态度——这个世界需要创造——创造生活，创造幸福前程，也许还包括她们的爱情……

羞涩困扰着她，不宜贸然前往。她准备好谈资，要把自己的困窘抛给他，征询答案，或许可在天堂里给自己预定一个空位子。但是，直到老太太出院那天，他才露面——出院手续早办好了，她磨磨蹭蹭收拾东西。这时，他来了：“这么快就出院了？”

“医生说稳定了，可以回去慢慢调养了。”她感到说话很吃力。

“手续办好了吗？”

“好了，差不多了……”

“什么差不多了？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似乎没有了，如果说还有……那就是再一次谢谢你的关照。”她深情地凝视他。

“别客气，病好了比啥都强。这代老人都是旧社会过来的，没少遭罪，晚年的健康、幸福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们做子女的要多关心他们，多尽些孝心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我会注意的。”她欣赏他的孝心，这种品格对男人很重要。

“那么……走吧？我送你们。”

“你还有工作，别麻烦了……”

“不要紧。”江医生说着，拎起了地下的大提包。

“还是我拿吧，挺重的。”她说。

“我来，别争。你搀着老人。”

在一旁的王敏看出了门道：“月华姐，就让他拿吧，也累不坏。男人就是干这个的。”

“多嘴。”她温和、会意地瞪了她一眼。江医生把他们一直送到医院大门外。

“谢谢了，回去工作吧。”她努力避开他目光的锋芒，怕自己露出依恋之色。“再见。”

她同他握了手，然后上了车。“来日方长。”他意味深长地说。

“但愿……”她放大胆子，盯了他一眼。手被握得有些疼，心里却十分舒适……

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江医生连续约了她多次，她并不回绝，尽管这属于民间大忌。她将她的坎坷经历、现实生活介绍给他，发泄哀怨，感悟人生，倾诉衷肠，寻觅幸福生活的切入点。而江医生并未表现出她所期待的热情与关注：“自己的事，只有你自己知道答案，只有时间能解释一切，”他这样冷冷地说。她并不失望。她知道他胸怀的容量，他处世的分寸，他绝不超前，也不会滞后。他的出现意义在于：她前面朦朦胧胧突现出一块充满希望的新大陆，至少是一个灵魂的避难所……她感谢生活，庆幸新的机遇并由此充满了信

心。恍恍惚惚，她眼前时时隐现他的幻影，他的音容笑貌。她怀疑自己是否又恋爱了……至少精神上如此。她盼望青山的休假，急于想知道答案……

“月华呀，人们都在议论你同一个医生……”司建平很严肃，绷着面孔。

“大哥，怎么人们发神经、你也跟着发……是的，住院认识的。他给买些进口药，哪怕说上几句话，又有什么？我是那种对生活不严肃的人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我是说这人多嘴杂，咱们得注意点儿，别弄得满城风雨。”

“你放心，人们咋说我不管，我只知道怎么做才合乎道德，这够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，我相信你。”他脸上还挂着妒意。

那以后，她对江医生来了个冷处理。轻轻放下那份心思，心想，最好的礼物只有最好的时机才能打开……急是没有意义的。她隐约感到江医生所说的——只有时间才能解释一切……的道理和它的客观性。

自从出院后，婆婆对她的态度是“冷战”。而她坚持不懈地照顾她，殷勤备至，尽其所能给她温暖，说话也从不呛着她。她知道“后院儿”绝不能着火。但是，婆婆总是情绪不好，吹毛求疵，总是不顺心，一会儿骂青山，一会儿骂大街，一会儿又嚷嚷着要去临汾女儿家住。她很担心，怕她患上精神病——话里话外，她隐约感觉到婆婆在怀疑她，怀疑她截住了青山的信和电报、使他们母子隔离。“最毒不过女人心”，这是婆婆常常挂在嘴边的。“妈，青山就快回来了，您别急，年前准到家。”

“你咋知道的？我不信！”她狠叨叨地说。

“……”她不能再说什么，也没法解释。这个没心没肺的——她在心底骂他。

年底前的几天，古月华忙开了：单位一摊子事，家里准备年货，娟子要临产，婆婆又闹个不停。忙里忙外，到腊月二十七，又患了重感冒——她快撑不住了！这……这李青山怕是死了吧……心里格登一下：几乎近半年没有音信……老婆可以不要，难道亲妈也不要了吗？她猜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心情阴郁起来。腊月二十八晚上，两个女人终于盼回了她们不恋家的亲人李青山。老妈鼻涕一把泪一把数落着儿子：

“你咋不来信？你土坷垃里蹦出来的！不要妈啦……你给我跪下！”

“妈问你咋不回信，究竟出啥事了，快跪下说清楚？”她也执意要他跪下——平心中之怨恨，解无音讯之谜团。

“你们咋都这样……谁和谁……跪下就跪下。我在外边风餐露宿的，容易吗？哪有空给你们写信，又没地方拍电报，哪能都怪我……”他跪在两个女人面前哭诉着。

“我就不信连写封信的工夫都没有？”娘问。

“写了几封，可都没发出去，都让我们那个王队长给截留了。这是后来才知道的。为啥他给留下？我也说不清。也许是让别人给代邮的，他也说不明白。”

“操死心了，这么大了还让妈这么不省心。行了，你起来吧。再有这事，妈可饶不了你。”母子连心，老人还是相信儿子的。

一家人吃了顿热乎乎的团圆饭。老人的皱纹舒展了许多，许久不见的笑容也回归了。饭后不久，老太太回自己房了。收拾着桌子，古月华心里不是滋味。绝没有截留的事，她不相信：“青山，究竟是咋回事？好几个月音讯杳无，像在地球上失踪了。”

“没啥事。”李青山懒懒地说。他在看电视节目，甚至没正眼瞧她。

“什么没啥事？……这是你的家，你的媳妇，你的亲妈！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些？”

“哪能没有，客观存在嘛。我也不怕说实话，那几封信都是队长的媳妇给邮的，谁知